

1104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

第十八期

嘉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日

目 录

朱斐章先生轶事	吴正操(1)
忆嘉兴民众教育馆	殷 白(18)
吴嘉湖独立团的创建与整编	刘先正(24)

朱斐章先生轶事

吴正操

澈浦朱斐章(1886—1955。号锡銮,以下据里人昵称为“斐先生”),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为乡里办过许多实事。其中除了捐资创立城南小学因成绩斐然而驰誉遐迩外,尚有不少关于减租、救灾、抗日、医疗保健、地方治安、交通水利及掩护革命志士等方面的事迹、内情与细节,或未见史册,或鲜为人知。笔者不揣谫陋,据亲历与采访,秉笔直书成本篇。望诸君赐读后补缺正误,并从缤纷之事迹中获得借鉴,实乃万幸。

在镇南初创“城南”

据现有资料,都认为斐先生初创时的城南小学就在澈浦镇西南道观弄其老家后院五楼五底的旧织布房内。其实,最早的校址在南大街原海门寺南邻。当时,斐先生特地在该处构筑朝南向、每间有八扇玻璃窗的平房五间加副间及前面的小院作为校舍。因坐落在正南方,故名城南小学(今朱力风新楼址)。由一位常熟籍男老师执教,有时斐先生也去教英语、珠算课。听一位民国元年出生的杨兆珍老先生介绍:他于十岁时曾就读该校。二年后,学校迁往道观弄重加装修的斐先生家老屋内,他亦随往,插入已由初小改为完小的三年级。第一届毕业生有朱心田、毕拱华及曹侠飞(女)等。其后,因入学者踊跃,曾再三扩建校舍,增添设备。在斐先生和张春浩、华福熙先后两任校长及大多为师范高材生甚至大专生(如美专女教师林若震等)十余位资深教师的惨淡经营下,到抗战前的几年里,

2312/50

使学校的规模与成绩冠于全县。校内不仅有操(篮球)场、图书馆、自然实验室、医务室与小商店(由学生管理)……甚至还有足球场及傍水围墙的小农场。高小毕业生参加县会考或报考省二中等曾多次名列前茅。因此,校方获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计宗型题颁的“化如时雨”匾额奖;斐先生于1932年获教育部颁发的“捐资兴学”一等奖。回顾该校在三十余年的成立期间,哺育出难以胜数的栋梁之材。如献身革命的顾水章、顾申章俩弟兄,李国祥(小名李金元)及周涵康等烈士,或事业有成的毕拱华(党内名毕平非。曾任中国经济协会顾问、轻工业部进出口局副局长等职)、步理生(上海交电公司总工程师)、周裕康(曾任华东纺织管理局私管科科长等职)、郭德荣(香港中国银行襄理)、周厚德(美国犹太州盐湖城脑科专家)、步浩勋(香港港星航空公司总经理)、周世彰(中国原子科学研究所工程师)、袁水金(曾参加原子弹试爆的航天工业工程师)、袁顺富(上海棉布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吕永石(上海造船厂高级工程师)及顾善训(曾任金山石化厂厂长兼总工程师及上海市副市长,现任长江三角洲开发公司总经理)等,皆启蒙于城南小学。如此硕果,旷达如斐先生,当不致萦牵子孙之否泰,而为素志已酬,含笑于九泉之下矣。

拆庙宇扩充校舍

1925年,澈浦城南小学因学额日增,校舍不敷,经校董朱斐章先生呈准县府,将学校中山堂西侧的延真道院拨归校方供扩建校舍之用。不料,在酝酿“迁神拆庙”的过程中,各种阻力纷至沓来。首先是当地的王乃廉、程韵堂、吴元亮及朱幼熙等逊清学子,虽然民国后科举已废(清光绪三十一年停科举),但他们渴望“书包翻身”、

“学而优则仕”的美梦则未苏。一旦惊悉心中的偶像——文昌帝君等神像将被逐出道院时，莫不痛心疾首，群起口诛笔伐，从而形成舆论，使街坊群众对“迁神拆庙”皆啧有烦言。还有斐先生的兄嫂松太、儒太等亦坚决反对说：“斐弟，你是‘新派’！从来造屋做坟不看风水，婚嫁喜庆不选吉日，由你说了算。但‘迁神拆庙’要上千天怒，必将祸及全家。这事你万万做不得”！处于内外交困中的斐先生，一方面对群众的“非议”保持缄默；一方面耐心说服兄嫂，然后通知民工把神像迁往指定去处。无奈民工们踟蹰不前，甚至面有惧色，虽许以重金，亦表示“家有老小，怎敢冒犯神佛？”斐先生寻思至再，决定将计就计，假戏真做。于翌日置备祭品，穿上蓝袍黑褂，向民工们招手说：“大家跟我来！”便大踏步走进道院，装香点烛，恭恭敬敬地朝神像叩拜，且高声祷祝。大意是，“神明在上，当方城南小学校董——小民朱斐章跪稟：经呈准海盐县府，将延真道院拨归校方扩建校舍，以应急需。诸位神像另迁附近宝刹，继续受万民香火供奉。伏维以众生教化为重，垂鉴包涵。倘欲究罪，唯小民斐章一人是问，与民工丝毫无涉”。接着，说声“请”！伸手把神像衣袖的一角牵起……众民工目睹此状，皆惊喜交并，疑虑尽消，一齐动手。在蔡家班的鼓乐声中，用轿子将文昌帝君、火德星君像被抬往城隍庙大殿。前者在西，后者在东。吕纯阳祖师像抬往名为“第六庙”的庙内。均一一安置在新制神龛内，剩下梁上的魁星像因未洽妥新址暂留原处。

不久，这座冷落的百年道院被迅速修建为城南小学校舍的组成部分。其中的殿堂改为低年级教室，屋檐下外墙上镶着“光华堂”三个砖刻大字为毕绶之^①所书。东侧与中山堂相邻的耳房改为自然实验室；西侧耳房改为厨房；中间天井仍旧。殿前场地辟作以冬青

作篱笆的小花园。篱西一青石栏古井，水既深又澄，正好供学生洗涤；篱南与东面篮球场毗连的一方场地，先后设置起趟趟板、翘翘板及荡船等。

如今，整个城南小学早已改建成占地 5.1 亩、具有 4 幢教学大楼的澈浦中心小学。还留存石碑二块^②，作为历史的见证。

铺街道方便行人

三十年代初，斐先生出资，对从澈浦道观弄城南小学校门前起，经南小街到十字街为止约二百公尺长的一段路面，重新以定制的磨石板铺筑。用于路中心的石板面积为 0.70×1.54 至 2 米/块，无论直铺在弄内或横铺在街心均甚适合。竣工后，尤其是城南小学的学生们，看到原先坎坷泥泞的路段顿成康庄，莫不欢欣雀跃，俏皮地争念着同学吴瑞生称赞此路的即兴词：“踏脚平，好称心！”不久，西大街陆少山酒店内的学徒某在劈柴时不慎，把街心的一块磨石板击碎。经斐先生教育，自愿赔偿。其后，斐先生又多次带领泥工范老虎等在上述街道疏通阴沟。如今，西大街路段已改浇水泥，尚留下道观弄至南小街一段平整的石板路成为历史的痕迹。

农家子栽培有赖

本世纪初，澈浦城乡人家凡送子女上学者，莫不盼望其今后能去上海经商或从事其它“文”的工作，但大部分农家子女由于缺少“靠傍”（能介绍职业的亲友），每事与愿违或埋没人才。斐先生所创城南小学，不但“有教无类”（低收入还可减免），而且贯彻一条奖掖农家子女的不成文规定：凡高小毕业考试名列前茅的农民学生，一律由斐先生量才推荐，安排适当的职业。如李叔轩（小名八官）进上海日商美华印染厂学印花设计（见《澈浦镇志编纂通讯》九期《花

样设计家李叔轩》文);徐宝奎先后任澈浦医院会计及上海宝大祥绸布庄营业员;李广修进上海锡昌纱号等。

新医药泽被桑梓

本世纪初,澈浦镇缺医少药。虽有几家大户“做好事”,但无非施舍一些痧药水、红膏药、辟瘟丹及行军散之类,对农村常见传染病作用甚微。斐先生深信科学,在他常年施舍的药品中,还包括多种代价不菲、具有独特疗效的新药。如驱蛔虫的山道年片和治疟疾的“大宝来”丸(英国大宝来药厂金鸡纳霜糖衣丸的俗称)等。1927年前后,当地死于“脑吊痧”^③者不少。斐先生以重金请来几位上海医生,在南大街朱桂卿家祠堂门前免费为群众注射“虎烈拉”(“霍乱”疫苗)。其后,每逢疫疠流行,斐先生继续为防病作贡献。自三十年代初、中期起,又为创建澈浦医院及医院焚毁后的重振出钱出力,始终不懈(详见《澈浦镇志编纂通讯》八期拙文《澈浦医院兴废记略》)。

爱幼苗收养弃婴

当时,澈浦民间弃婴、溺婴(大多丢入便桶)之风甚炽,弃婴遭冻毙或犬噬致血肉模糊者亦有所闻,从而被剥夺生的权利与给生母带来的精神巨创者不知凡几?斐先生恻隐有心,于1930年前后,以海盐县救济院院长的身份,向海盐育婴堂捐款,商请收养澈浦弃婴,并在澈浦道观弄南侧李家墙壁里设置一内系铜铃的“大抽屉”,墙上写“育婴堂”三字。从此,每逢有人把弃婴放进抽屉,铃声响过,李(大团)大伯便急往探视,把婴儿安置在一只椭圆形的大竹篮(斐先生出高价托“坍宝山”竹匠定制,具有柔韧、光滑、牢固三特点)内,杖挑、肩负此篮,徒步将婴儿送往县育婴堂抚养。李大伯凭回

执,每婴从斐先生处获劳务费银洋六角(可购猪肋条肉三斤)。

灭野狗杜狂犬病

三十年代初,澈浦不时有人被“癫狗”(狂犬)咬伤后发病致死。当时的犬伤患者大多求治于“滚毛”^①,往往人财两失。斐先生目睹此状,毅然出资,商请澈浦警察分所边疆煌所长安排灭犬。以白藤条双折转穿入四尺余长的毛竹^②内,作成一端有活络圈箍的套杆,派警员外出套捕野犬,集中在警所(东门关帝庙)场地击毙后深埋,或用木鳖子^③毒杀野犬。其后,每逢春季,澈浦警察分所便有灭犬之举,连续多年,使当地的狂犬病几乎绝迹。

减租会缅怀先烈

1928年,澈浦发起“二五”减租,召集农民(佃农)在西大街澈浦第一国民小学开会。领导人之一的斐先生在大会发言时曾与农民作如下对话:

“那年曹信奎^④带你们进城敲石场廊吴家为啥?”斐先生问。

“他为我们减免田租”。农民答。

“既然为大家减免田租,他被捉去后你们为何不保?现在他已遭迫害,你们又为何不造只五圣堂之类来纪念他?”斐先生气愤地再问。

“.....”

农民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会场内鸦雀无声,有人在低头饮泣。斐先生神情哀伤,频频以手帕轻按双目。据参加此会的王家桥老农曹观效回忆说,当时他鼻子发酸,差点哭出来。

为贫农何妨囚禁

斐先生与陶秉珍(城南小学教师,共产党员)等在澈浦推行“二

五”减租后,当地的地主豪绅恨之入骨,竟诬陷斐先生有“赤化”嫌疑,遭浙江省保安厅拘捕。经城南小学校长华福熙(兼浙江省总工会主席宣中华秘书)及陶秉珍营救,始化险为夷。出狱之日,斐先生乘小轿经澉浦东门回家,群众奔走相告,前往欢迎者途为之塞。

救宣氏功败垂成

1927年“四·一二”事变,国共合作破裂。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共产党员宣中华拟逃离杭州,由其同学华福熙(城南小学校长)征得斐先生同意,计划让宣氏匿于澉浦北湖村朱家祠堂内,给养无虞。危急时还有从黄沙坞下海的退路。宣氏乃化装后乘车潜往。途经余杭、临平等站均平安无事,不料抵达嘉兴,竟被警方察觉拘捕,最后在上海龙华镇就义。

遭绑架临危不惧

1931年,澉浦遭海盗掳掠,被“拔财神”(绑架)者达37人,斐先生为其中之一。在被押送到澉浦南门外钱塘江边的途中,人们窥见斐先生身披睡袍,脚穿拖鞋,踏着八字步,神态自若。而另一位西装革履的人质——嘉兴人沈叔韬,虽然盗匪在查明其为城南小学校长的身份后即命返回,但他还是战战兢兢,面无人色。少顷,盗船启航,欲将一惊啼不止的小儿人质陈九如投入大海。亦为人质的斐先生从旁劝说曰,此儿之祖父陈香余为当地富户,今以之掷海,是掷钞票也。盗乃罢。月余后,此轰动数省的盗匪掳掠案即被警方侦破,直捣匪窟,解救出全部人质(六十余年来,此大案之详情始终未见诸史料。余《三十年海盗掳掠澉浦追记》、《昔年掳掠澉浦案匪犯的到来去脉》拙稿可供咨询)。

自卫团闾阖安宁

在抗日战争以前，澈浦薄弱的治安力量为 1931 年遭海盗掳掠的内因之一。斐先生以此为殷鉴，于 1932 年趁国军调防之际，商请留下以李大慈排长为首的官兵 20 名及相应的轻武器，组成澈浦镇自卫团。经费来自斐先生带头捐助与当地大商店、富户。斐先生又将其私房——海门寺南邻原城南小学校舍（该校已于二十年代中期迁往道观弄）充作自卫团驻所。加建哨楼。日夜监视东南洋面上船只动态。早晚由号兵朱文敦立在哨楼顶端弧形的墙沿上迎风鸣号，并武装巡逻于大街小巷，使盗贼不敢覬觐。

御外侮当仁不让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我东北三省，激起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怒潮。澈浦城南小学及当地爱国人士在斐先生的倡导下，召开抗日救国大会。走上街头，开展揭露日寇暴行、抵制日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演说、歌咏、图片展览及表演等宣传活动。商店里的东洋货布匹、红鲞等被付之一炬。手挥标语彩旗、高呼口号的抗日游行队伍踏遍了澈浦四城门的大街小巷。当时在现场大放厥词，主张媚日、恐日的杨砚章（当地南小街人）被情绪激昂的群众严加训斥，又戴上高帽子，列在游行队伍的前面以示惩戒。对这次宣传活动，有人还摄影留念。有一帧学生们在同源祥京货店门前宣传抗日，指着该店的印花搪瓷面盆为日货的照片，曾刊于《城南小学十周年纪念》一书中。

1932 年“一·二八”淞沪之役，十九路军英勇抗日。斐先生应上海某抗日团体的要求，捐献加厚的丝棉背心万余件给前线将士，既可御寒，又具有一定的防弹作用。同年，胡厥文等爱国人士密谋自造水雷，炸毁日军“出云舰”（为日军的一艘司令舰即旗舰）。斐先生将

自己在上海福煦路(今延安路)福明屯369号的私宅提供给他们作为开会策划的地点。后因水雷火力不足未能实现。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胡厥文组织工厂由沪迁川,临行前将留存浦东栈房内的一批钢板交斐先生保管,以免落入敌手。斐先生不负所托。

贴战报鼓舞民心

在“一·二八”事件中,蔡廷锴军长率部抗击,整个大上海硝烟弥漫。噩耗传来,澈浦群众寝食难安,因为他们几乎每家都有在沪经营工商业的亲人。当时,官方传媒《新闻报》或《申报》等送到澈浦时都已成为昨日黄花,而“上海化作一片焦土”等骇人听闻的谣言却到处播扬。为此,斐先生约请李景澄、王谋荪、程雪门、李富庆等热心人士在其西式大厅内收听无线电收音机播送的“淞沪抗日电讯”。经笔录、核对,抄写成《抗日简报》,及时让群众阅览。程雪门把“日军”写成“贼军”以示痛恨,斐先生不同意说,以“贼”代“日”,反而冲淡了日本侵略军的滔天罪行。自从第一张《简报》(每日有几大张)在小街角陈家墙上及袁宝山茶店朝西店板上(冷天此处店板不拔开)出现后,该地便很快成为“时事角”,每天都聚集了来自城乡各处的群众。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或探询《简报》内容。往往为蕴藻浜等战役的大捷而鼓舞振奋,为敌军烧杀奸淫的暴行而咬牙切齿,也为壮烈牺牲的铁血忠魂而赞叹景仰……………《简报》一直张贴至战争结束。期间,出报诸君由斐先生招待午餐,唯对事后的重酬均婉言坚拒。

开涵洞排涝无虞

澈浦镇三面环山,一面濒海。原先,还被包围在城墙之中。逢大雨或霪雨,全镇积水仅赖镇北的水城门一处排放,缓不济急,街坊

每成泽国；尤其是镇西南积水，需经城脚沟——谢家稍（浜）——蒋家沟，然后从水城门排出，流程就更加迂迴漫长。因此，位于西、南城脚的农田 30 余亩常受涝灾。斐先生据父老建议及实地勘察，于 1932 年决定出资，在邱家营附近，镇西南城脚开筑一涵洞，要求内通城脚沟，外通护城河，内高外低，以泄镇西南水涝。并委托泥工高手朱福寿负责施工，由农田受益户负担小工。谁知朱对此事缺乏经验，认为只是“开个把洞的小花头”，竟放手派小工们先去挖洞。仅仅按预定的位置、口径，就在城墙根的内侧像土拨鼠似的向前掘进，毫无防护措施。当挖至接近贯通时，但闻“轰隆”一声闷响，洞内大块土方崩落，小工贺、朱、范三人同遭压毙。肇事后，斐先生首先抚慰死者家属，每户各偿银元三百，然后重新制订施工方案，购置支撑涵洞的坚实板木等构件，步步为营，谨慎从事，终于建成了这个三面撑板木、基底镶巨砖、可爬进一大孩的涵洞。虽然，斐先生为此已备受挫折，所费不赀。何况，时至六十余年后的今日，澈浦群众还身受其益（例如在 1993 年，南城脚的稻田一度水满为患，后来发觉涵洞被捉“喇蛄”俗称“龙虾”的人堵塞所致）。但由于施工中曾有伤亡，人们很自然地呼此涵洞为“压煞洞”；还有少数人挟嫌诬指此涵洞建成后，澈浦西南面积水将汇入“洋坟”（斐先生妻墓园）四周的环形河内，绕上一匝，然后经涵洞排出，所以是为了坟上风水才建此涵洞云。其实，斐先生素来反对风水迷信，“环形河”之说亦查无实据且悖乎情理。

店罢市应对有方

1932 年，澈浦商界因不胜某项新增捐税的重负，相率罢市，持续三日，演成僵局。经商界代表向斐先生求助，他略加思索，即如实

电禀县府，并着重说明澈浦乃军事要塞，如商店继续停业，势必影响军需采购，到那时，后果不堪设想。县府据报，不敢怠慢，随即撤回增税人员，通知澈浦商界照常营业。一场风波，就此烟消云散。

奔街坊排难解纷

1934年初，在澈浦小街角开豆腐、挂面店的李松财因不善对答，与顾客——某大兵产生误会，被对方一把扭住，扬言要带往码头廊驻地“好好教训”。斐先生闻讯，顾不得便便大腹，立即气喘吁吁地从南小街家里奔到南大街，在杨家河追着后，对该大兵婉言相劝，并连连说：“他犯法，让我把他交警察所查办！”终于使李某免遭皮肉之苦。

赞养鱼代人受过

三十年代初，永安乡的属区颇广，除南北湖、石帆村及桥头等地外，又包括澈浦镇的西门外镇郊、葫芦湾等处。当时，永安乡乡长沈有财（留八字须，王家桥人）发起在南北湖养鱼，以盈利部分充作乡教育基金，计划在大士庵开设初级小学，将西门外王僧虔的私塾改为新学制小学，等等。当然，这一兴学义举也少不了斐先生等地方士绅的支持。在其后的几年中，有些不肖之徒为了在南北湖偷鱼，时常把湖水放浅；又一度因湖水水位过高，渔场负责人朱伯谦开闸放去三板水，以防鱼群外逸。谁知天有不测之风云，接着便是1934年夏季的连续无雨达三个多月，造成上湖田的灌溉源——南北湖无水可放。部分不明真相者认为这是斐先生养鱼放水所致，加上个别如徐柏修、朱馨谷等人的挟嫌煽动，使正在祈神求雨、心情焦躁的农民更如火上添油，一呼百应，鸣锣开道，立即把观音菩萨抬进斐先生家门……众怒之下，斐先生有口难分。只得带着对父老

乡亲的惜别之情与无限感慨，黯然赴沪，重返商界。

济灾胞洽成义赈

1934年秋，斐先生离乡去沪才数旬，便对不久前遭受农民“冲击”事释然于怀，且不断探询家乡来人。当他了解到田禾枯槁，有不少农户濒于断炊的灾情后，即奔走吁请，获得一个社会救济组织华洋义赈会的支援，拨给上等白米数卡车，送往澈浦赈饥。发放地点在城南小学篮球场，以绳索拉成进出口，受赈人鱼贯而入，轮到者给米四升（六市斤），不论男女老小。进行顺利，发放多日始毕。当时，有南小街某妇亦滥竽其间领米一份，乃翁获知后严斥说：“象我们这样的人家也领赐米，你面孔要哦？快替我去还”！那时民风之淳厚可见。后来，斐先生家大门内上方高悬着有“嘉惠灾黎”四字的大匾额，就是县府对他多次热心救灾，包括在三十年代初捐资三千银元支持“平巢”等善举的褒奖。

防兵变劳军安民

1935年前后，八十三师某团驻防澈浦时，部队给养一度匮乏，出现士兵觅河蚌、螺蛳、蚱蜢及野菜等佐膳；驻黄沙坞某连集体逃跑，以及某驻地张贴“经济不公开，官兵无斗志”等标语的严峻情况。虽然团长李德生大义灭亲，将治军无方、姑息怠忽，致全体士兵逃离的某连长即其外甥斩首示众，但军心依然浮动。山雨欲来，险象环生。某夜，突然有大批武装士兵出动，人心惶惶，众说纷纭。至翌日，方知驻城外某部正蕴酿哗变，准备在当地抢劫后携械逃窜。幸上级觉察，迅速以一个营的兵力将其缴械。为防事端叠起，经斐先生带头，并发动商界、富户，开展集资劳军。但见一只只“白胴”（杀白的全猪）、一鬣鬣“糟烧”（上等白酒之一）等往部队驻所抬送，

终于使地方安然无恙。

斗洋人仗义执言

1935年夏，里人朱馨谷途经上海公馆马路（金陵路）时，被英人的汽车碾毙在日新盛棉布号对面、某咸肉店门前马路旁。当时，车主态度傲慢，视华人如草芥，强词夺理，拒不承担后果。斐先生闻讯后，对死者捐弃前嫌，为其伸张正义。委托原泰隆洋行英国大板（经理）培尔，转向法租界公董局外籍主管反映，声明华人不可侮，车祸应赔偿！旅沪澈浦籍名律师吴麟坤等亦起而声援，终于使洋人赔款、道歉了事。

1933年前后，在沪杭公路澈浦段大洋桥处，亦曾发生一洋人驾车闯祸，把挑红薯的孙湾里农家母（翁大因）女（王于宝）碾成一死一伤的事件。经斐先生前往交涉，代为向被告所在地上海的法院控告，不久便获胜诉：判令肇事洋人赔偿原告银元若干，支付数位出庭作证的目击者（翁奎珍等）旅餐费每人四块银元等费。

护侄儿从事革命

斐先生的二哥儒珍（儒官）生有绥和、履和二子。二十年代中期，斐先生将侄儿履和引进其在上海的恒康金号为学徒。其间，履和读英文夜校，私下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党内化名朱了不）。二年后，履和因恒康金号歇业而返乡，其父亦随之病故，由斐先生负担履和等侄儿的生活。其后，上海纱业巨子穆藕初（美威士康辛大学农业硕士）设豫丰纱厂于河南郑州，自任总经理，驻上海办事处。聘毕云程为副总经理兼厂长，驻郑州。经斐先生介绍，让履和去豫丰纱厂任职。未及一年，在党的布置及履和等的参与下，发生了震惊中原的“豫丰暴动”事件，随即遭西北军弹压。当时，毕云程只身逃

往上海,履和则潜回家乡。至此,斐先生方知其为中共地下党员,从此就更加关心他的生活与安全。起初,让他匿居在北湖村朱家祠内“避风头”,其后又出资订购木船、碾米机,作成“轧米船”泊于镇西财神庙旁城河里,由吴端荣出面任经理,履和管帐,开展碾米业务,以维持履和全家生计。1938年日寇攻占澈浦,碾米船停业,履和改往上海斐先生家度日。1939年,上海西法华镇义兴布厂亏损倒闭,经该厂跑街金嘉伯(澈浦金炳祥父)介绍,斐先生与该厂老板商定,由斐先生出资,吴春申提供厂房、设备,重新使该厂恢复生产,并安排履和任帐房(李广修先生曾与其共事月余)。1940年下半年某日,履和突然被上海市日伪公安部门捕去,据说涉及共党嫌疑,案情重大。斐先生获知后坐立不安,多方设法。经委托吴麟坤(澈浦人)、袁纪云(袁世凯侄孙)及余祥琴三位名律师,商请闻兰亭出面缓颊,始将履和保外,但仍需留在斐先生家,以便随传随到。其后,斐先生又化重金铺排,数经周折,始获准让履和于1943年底离沪回乡。从此,履和便以出入鸦片烟馆、求人借货等不修边幅的落魄相来掩人耳目,直至1949年澈浦区人民政府(区长吴凯)成立,才以工作同志的身份在区政府内办事。如今,履和夫妇已先后去世,所生子女各二,均在本县等地参加革命工作。

乐善举千金散尽

斐先生父朱柳堂是一位在当地开过源茂布店兼做桑叶等买卖、生财有道的商人。因子女多,分到斐先生名下的产业也仅新平房三间、上下各五间的旧织布楼房一幢(随即捐为校舍)及二十余亩农田。斐先生15岁进上海源盛纱布号做学徒,任该号营口“坐庄”(即办事处)经理。其后,担任英商泰隆洋行“买办”(华经理),投

资恒丰绸布庄(仅占总资金的五分之一),设恒康金号及经营房地产等,从而日渐富裕。但他在不惑之年(1925年)就因妻病及与英商争执而铩羽回乡作寓公。此后,化钱如流水达十年之久。其中除了为公益而屡舍大财(仅创城南小学一项,就捐资达二万六千多银元,值黄金千余两。当时金价廿换,即一两黄金售银洋二十块)外,家庭成员众多,日常开支与婚嫁的铺张等亦颇可观。1934年他去沪再下“商海”,明里凭原先的信誉及交谊,暗中却不得不移借别人的资金才开起锡昌纱号,其经济上之色厉内荏,于此可见。而同时期澈浦周、陈、金、祝及王姓等大户的财力,则莫不树大根深或方兴未艾。因此,若论当地富户排行,斐先生实难跻身前列。从四十年代中期起,斐先生因经营失利与通货膨胀等因素,经济日见拮据。为贴补开支,连上海家里的地毯及红木家具也陆续变卖。更出人意表的是:1951年某日,里人郭文林在上海巨籁达路(巨鹿路)小摊上吃早点时,竟“他乡遇故知”——斐先生也在座中大嚼其油条豆浆!1956年某日,徐匠村的徐荣昌便道去上海福明屯斐先生家探望(其时斐先生已过世),当他目击其家属手捧粥碗、咬着咸菜、共进午餐的寒碜相时,不禁瞠目结舌。

哲人萎音容犹存

乡亲们对于中年时期斐先生的音容笑貌印象最深。他身高1.7米多,胖体大腹。圆脸留二八分西发,眉略竖,不蓄须。双目炯炯有神,眸子黑里透蓝。操略带沪白之乡音。常着中式长衫、扎脚管裤及黑皮鞋。不吸烟,稍饮酒,爱吃青蟹、银鱼蒸蛋及猪肉。进餐时一块肉一口,吐出肉皮,有时一餐可尽肉碗许。喜亲自上街买菜,一女佣提篮随行。在买高档菜对斤两有怀疑时,会照“上海派头”用自备

小秤校对,全然不顾此举乃有悖乡俗。平时以象棋、麻将消遣,下午常去南大街卢珍富(卢焕章博士祖父)热酒店品尝其烹调手艺;或在其对门吴全发夫妇(笔者祖父母)茶馆的头台上品茗,与同座闲聊为乐。因中年无子,曾一再纳妾,生有心田、晚珍及寿生三子女。斐先生于古稀之年(1955年)卒于肠癌。澈浦南小街57号石库门槿内原为其老家,有筑于本世纪初的中、西式楼、平房约二十余间。如今,唯院内年近百龄的白玉兰一树,依然虬枝凌霄,逢春发花。

本文在编写中,蒙陈仲萱、刘关之、李广修、郭秉均、李启明、杨兆珍、李广文、毕文宝、陵顺贤、谢再林及曹观效等学长父老提供咨询,敬致谢忱。

1994年仲夏初稿 1997年孟春定稿于澈浦古寺弄寓所

注释:

①毕绥之(1876—1942),字福成,小名龙官。为朱斐章姐夫,清光绪十一年邑庠生(秀才),曾任澈浦第一国民小学校长。晚年设私塾授徒。著作有《知止轩诗章》等。

②“石碑”:其一为界石碑,长、宽 1.10×0.36 米,文曰“民国十四年奉 县令拨归城南学校体育场”;另一为《朱斐章捐资兴学呈县备案文.海盐县公署批》(民国十五年二月)碑,长、宽 1.60×0.75 米。出自毕绥之秀才手笔。

③“膈吊痧”:或称“瘦膈痧”,均旧时土话。指霍乱患者吐泻后重度脱水,出现手指端膈纹处凹陷起皱,如洗衣妇手等症状,便以此当作病名。

④“滚毛”:施术者就地喷水,挖湿泥搓成鸡蛋大,按于患者犬噬伤口处(诡称皮肉不破者更加危险)滚动,念念有词,随即将泥块一掰为二,对其断面上的几支纤维状物郑重宣告说:“好了,癫狗的毒毛都滚出来了!”病家便如获救星地送上酬金。

⑤“木鳖子”:学名番木鳖。为马前科植物的种子,呈蓝灰色圆板形,含土的宁等生物,药典列为剧毒。其制剂曾用于健胃与兴奋神经。哺乳动物用其中毒量后可引起全身强直,